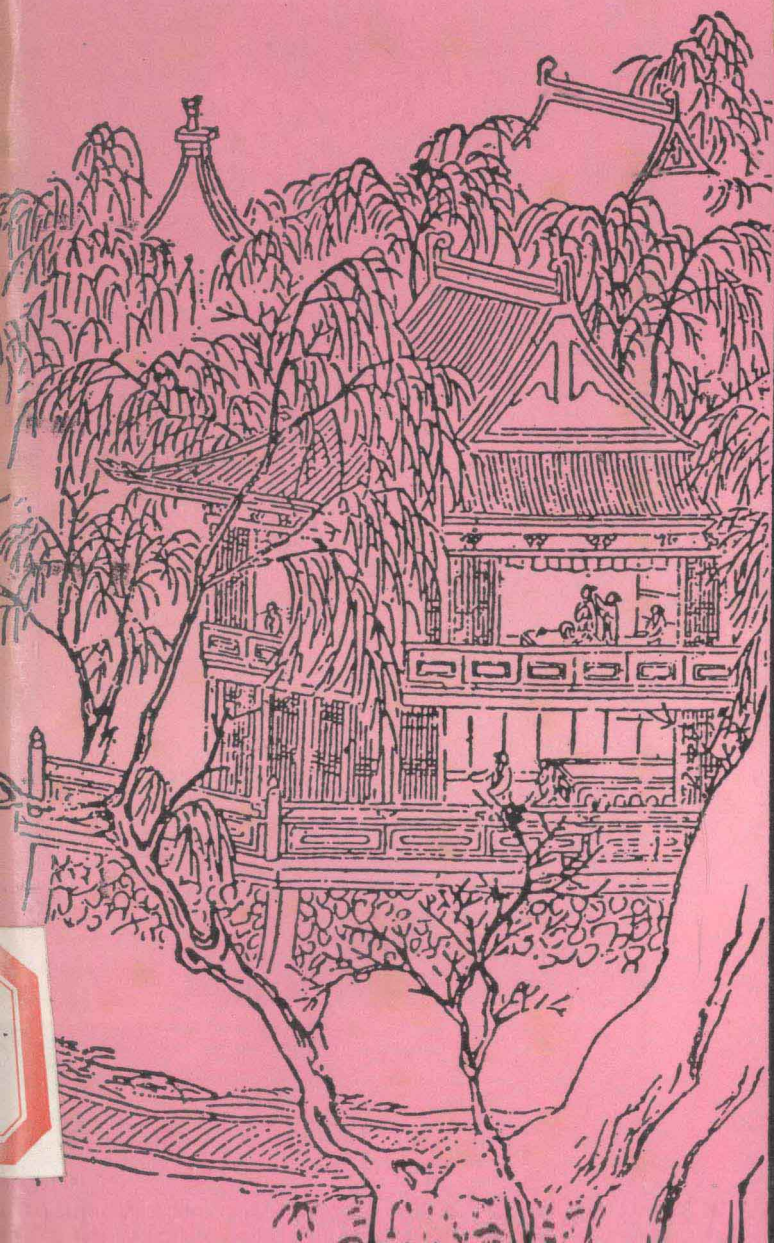


晚清民国
小说研究
丛 书

清代三百年艳史

(下)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清代三百年艳史

(下)

费只园 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Qīngdài Sānbǎiniǎn Yànshǐ

清代三百年艳史(上、下)

费只园 编著

责任编辑:李本达

封面设计 孙梦白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1.875印张 4插页 492千字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

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印数: 1—9 420册 定价: 10.00元(上、下册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—80528—469—5/I·82

· 第五十一回 ·

费恭人义陈清白书

赵小姐情贻红绿佩

上回说到苗沛霖擄掠胜保逼纳家泰遗姬。这遗姬是河南费氏，父亲系拳师出身，豫鲁湘鄂一路，薄薄有点声名。费氏家传武勇，十九岁归到孙家，她却疏服练裙不争华丽。孙家原有小小别墅，杂蒔花木，分布亭池。费氏酷爱清闲，便在此居住，所以苗沛霖在孙家杀得翻天地覆，费氏却不曾波及。她自顾年轻貌美，在这乱世里面恐怕受人欺侮，后来为着布点膂力倒也孑身郊外，视死如归。沛霖起初报了家泰的仇，鸡犬不留，何等爽快，偏有人告诉他别墅里有这费氏。他如今已受胜保节制，不便再蹈故辙，所以迎合胜保的心理，劝他遣人往劫。胜保虽则是侍郎放了钦差，天性却是个好色的。听得沛霖称赞费氏，知道她人亡家破，独处茕茕，她若俯首曲从，不失那后房宠看，倘要左推右让，只消三五个戈什已经簇拥她来了。胜保计划已定，便暗遣仆从往告费氏，叫她轻舆深夜悄悄入营。那费氏不待人来，早经有了消息，暗想，沛霖如此凶狠荼毒全家，还不肯将我放过，我倒有死所了。若胜保来意和善，也不犯着得罪他，如其强劫硬夺，我与胜保拼个你死我活，也算把孙氏泄一口气。自朝至暮倚剑而待。果然胜仆到了别墅进见费氏，说明钦差传谕相请，

叫她晚间到营相见，替他孙家复仇雪恨。费氏道：“我有一书，托你回复钦差。”胜仆逡巡不走。费氏道：“钦差看了书，自有话说，你且去罢。”胜仆回到营中，将书呈上，胜保展开一望，淋漓悲壮，却是一片血书，写道：

苗贼之于孙氏，一眦睚怨耳。杀人放火，万目睽睽。

国有常刑，似无待未亡人陈请也。俘来相告，谓欲为孙氏涤冤。孙氏仅剩未亡人，敢不九顿以谢。惟念公庭对簿须在白日青天，昏夜乞怜，窃所不取。大营何地，费氏何人？心即无他，如舆论何？况大帅左右岂少姬侍，何欲辱未亡人清白耶？苗贼万恶，隳未亡人之节，即以损大帅之名，请三思之。果不能免，未亡人当挟刃至前，则伏尸二人，流血五步，未亡人尚有此力也。大帅慎旃，毋为苗贼笑。此上大帅纛下，未亡人费氏沥血书。

胜保看罢，又可怜又可骇，说道“算了罢”，便将书递把沛霖。沛霖道：“大帅不要堕她的计。她又软又硬，多可恶呢。”

胜保道：“哪里没有美妇人，希罕她什么！”费氏知道胜保已经歇手，苗贼总想设法摆布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她将别墅私下售去，做了盘费，进京寻那夔臣翰林去了。夔臣本来慨想家难，看见费氏来依，还带着一个嗣子，便替他延师课读。他中过顺天举人，考取中书，荐升侍读。费氏还请了四品封典，大众便称他费恭人。到得夔臣入阁，费恭人已是七十多岁了。侍读另立一支，算是家泰的嫡脉。沛霖在寿州已寻不着费氏，只索罢休。

这时，正值曾国荃攻破安庆，贼将陈玉成到凤阳径投沛霖，沛霖缚献胜保。胜保杀了玉成将其妇纳入后房，回报沛霖道：“陈妇比费氏强多了。”陈妇虽是杨花水性，却知道玉成的死都是沛霖主持。她靠着胜保宠爱时候，说沛霖怎样

跋扈，怎样负恩。胜保自然相信，所以胜保不曾带得沛霖。胜保有了这个陈妇，还要沿途猎土妓，掳掠女，丑声四播。那各省督抚纷纷飞章参奏。胜保总不服气，说什么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成性，赤心报国；又说什么古语有云：“阉以外将军治之。”非朝廷所能遥制。廷臣本嫌他骄蹇，经不得河南巡抚严树森一疏，说“回捻是疥癣之疾，粤寇是肢体之患，唯胜保为心腹大患。观其平日奏章，不臣之心可以概见。至其冒功侵饷，渔色害民，犹其余事”等语。朝廷更加震怒。河南、陕西两巡抚密奏胜保“擅用朱笔札文，谬称钦差大臣，视前大将军同，与督抚例用札，请查办”。陕西驻防副都统高福，密奏胜保“不受商议，擅杖大员，请查办。”帮办陕西军务副都统德楞额密奏胜保“无罪妄劾，遽降参领，请查办。”朝廷还怕胜保中变，暗叫多隆阿赍旨赴陕代胜为钦差大臣。这却是嬖臣翰林的运动，想乘此机会打倒胜保，沛霖亦可一网打尽。谁知沛霖却同胜保相隔。多隆阿到得陕西，先在灞桥以南筑营数十，然后来叫胜保接旨。胜保跪听宣毕，多隆阿便问道：“胜保遵旨否？”胜保道：“遵旨。”多隆阿令取出关防，交随从捧着，即行逐一查抄。胜保再三哀恳，才允他八驼行李，随身只剩了老仆三人、围夫二人。胜保仓猝就道，用铁索缠绕舆杠。刚刚渡过黄河，德楞额截其侍妾，说是陈玉成贼妇不得随行。苗沛霖想路劫胜保，又被德楞额监住，沛霖便在皖北复叛宋景诗，又渡河大掠。一总罪孽尽在胜保身上。胜保奉着严旨，交刑部详讯。胜保哪里肯服，承审大员周祖培一千人，复奏上去，定了赐帛的罪。那苗沛霖虽则投降了秀全，封了秦王，不久也被扑灭。孙氏一门的血案算是从此结束。

胜保濒死的时候，是尚部尚书赵光监刑。赵光号蓉舫，

籍隶云南昆明。他从刑部主事直到尚书，于案卷最为精核。胜保临刑呼冤，求赵转奏，赵说圣意难回，竟将胜保绞死了。大众都说赵尚书严于执法，不肯徇情。其实六蓼不祀，皋陶早有先例，所以赵尚书也只有三女。长次两个都是早嫁早配了，长女嫁的是桐城光稷甫侍御，当时有这赵光之女光赵氏的绝对。对于赵尚书也并不算十分刻酷。不过刑官肃杀，把这三十余万的宦囊一概归了第三女掌管。赵尚书钟爱幼女，苛于择婿。三小姐也矜才炫貌，不肯轻下镜台。赵尚书临终托孤，将三小姐交与万藕龄相国。相国同尚书同年同官，自然一口承诺。不料三小姐却提出三种条件：第一是要元配；第二是要少年翰林；第三是要家世闻名海内的。相国无可报命，不免一再蹉跎。这三小姐已经三十余岁，又去催着相国。相国寻了一个仪征门生，姓胡名隆洵，却是寒儒联捷，点了吏部主事，家中并无妻室，年龄亦复相仿。相国便对三小姐道：“这胡主事是仪征大族。他不过家境寒素，乾嘉时代科甲是不少呢。难得又系元配又系少年。只有主事比不过翰林，论品级还是主事较大，分在吏部一样好挂珠的。你的三件已过其半，你将就些罢！天下哪有如意郎君？你再不愿意，我从此也不能越俎了。”三小姐无可奈何，将胡主事赘在家里。

胡主事原是断齑画粥的人，遇着这样香温玉软，纸醉金迷，不特自己如在九霄，便是同官同年也都羡慕他，妒忌他。三小姐本来看不起酸丁，又不是玉堂金马出来的，益发供她鱼肉。胡主事寄人篱下敢不低头？况且三小姐趾高气扬不可逼视。成婚未久，三小姐检出两种佩件，说是泰山弥留的纪念，叫胡主事郑重收拾。胡主事接来一看，一块是红的，一块是绿的，约莫手掌大小。红的象是桃红碧玺，绿的象是水

玻璃翠。胡主事也不晓得来历，居然佩不去身。早被这班羡慕的妒忌的看见说：“这是赵尚书的遗物，如今转到他身上去了，不在家里藏着，还到同年同官前来摆架子，谁不知道你是赵尚书的女婿呢！明日调侃他一番，看他敢不敢再佩。”胡主事料不到有人暗算，仍佩了入署。只见一个蓝顶的司员对着半跪请安道：“大人一向好。”胡主事陡然一惊，赶忙回礼说，我是主事胡隆洵，怕认错了。那司员忽昂其首道：“我适见红绿两佩，以为赵大人未死，哪知竟是你呢。”署中一唱百和，哄堂大笑。胡主事面红耳赤，不置一辞，悄悄的解了下来，藏在衣袋里了。自此到署，不复再佩。三小姐问他什么缘故，他说同年同官叫他赵大人。三小姐道：“这又不是顶子，要分颜色的。什么赵大人不赵大人，你们当部曹的毕竟眼孔小气量小，若是翰林，什么南书房呀，上书房呀，每日同王公大臣做淘，哪有工夫来管这一两块珮呢！”胡主事听这三小姐左也是抱怨，右也是交谪，有时同万相国读谈。万相国总劝他不要同妇人女子一般学识。

赵尚书门生故旧多，这些穷翰林你也世嫂他也世妹，叫家眷常来探望，暗中都要借贷一点。偶然有一两个放了试差，放了学差，三小姐又要到丈夫面前叽哩咕噜。好容易胡主事巴到补缺，一体考差，三小姐才有点兴头，替他布置考具，整顿考食。胡主事一诗一赋写作都极斟酌，出场回寓先将诗片送把万相国，那题诗是《赋得膏环·得金字五言八韵》：

饼饵饴饧外，如膏味可寻。转成环似玉，压扁钊为金。
鼎染香斟雉，箱衔梦报禽。雨滋三尺润，虹绕一规深。
赋讶轮敷译，轻随佩协音。借来席前箸，谱入大刀吟。
雅韵倾杯勺，新芬溢釜鬻。茶经兼食谱，相与浣尘襟。

万相国次日派了阅卷，拟好等第，进呈钦定。这考差是不发

榜的，试差放毕，偏没有胡主事的希望。万相国叫他静候学差。三小姐已等得急如星火，却好胡主事升了员外郎，算是个小小的喜信。这日各省学差的上谕下来，安徽学政着胡隆洵去，三小姐这才兴冲冲去见万相国，说道门生侥幸得差，一门是皇上的恩典，一半还是老师的栽培，总要老师训诲训诲。胡隆洵听了三小姐的话，也去谢过万相国。自有同年同官替他集份子，开会馆，钱行的钱行，荐仆的荐仆。因为安徽才得克复，须要从旱道出京，沿途怕有什么余匪，同三小姐约定明年春天接眷到任。三小姐备了别筵殷勤劝酒，对着丈夫道：“从前纪念的红绿两佩此去你好好带在身上了。我父亲放过十余任试差、学差，这两块总是挂着，一直官至尚书。你如今发轫伊始，但愿你传授父亲的衣钵。他们嘲笑你‘赵大人’，你居然做到胡大人了。难为你能够争气。”这一席话，弄得胡隆洵又快活又感激。

次日，马龙车水，滔滔的出了崇文门，向安徽一路进发。那安徽虽是一座小小省城，它却被秀全部下蹂躏得 不堪 言状。从前多隆阿围攻庐州，李续宾派援颍州，鲍超出击宁国，张运兰趋剿徽州，也算得四面包裹，绝无破绽。不道败的败，殉的殉，单靠曾国荃将安庆收回。曾钦差创巨痛深，幸得国荃有此大捷，暂住安庆。调度。国荃别外围攻南京去了，曾钦差已拜两江总督的朝命，只是南京尚为贼踞，姑且暂住安庆。胡隆洵本是钦差后辈，痛瘡仆马，好容易到了安徽。这时朝廷右武左文，一个员外郎的学政并不十分注重。曾钦差究竟是翰林出身，不肯蹈那武营积习。胡部郎虽则非由翰苑，究竟是当今专使，所有供张敷设俱令照例施行。后来谈到交情，知道是赵尚书东床，与曾钦差亦属旧侣。曾钦差雅意保护，胡学政算考过几府。正在省城停顿，赵三小姐早已由京赴皖

了。曾钦差虽官至总督，那夫人同少夫人还不改湖乡旧俗，这是三小姐从学署里传出来的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曾夫人没有一个不敬畏她的，正是：手挽鹿车怀旧事，眉齐鸿案播清徽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• 第五十二回 •

姑娘纺车节楼灯火

弟兄金榜绣闥文章

上回说到曾总督驻节安庆，曾夫人同少夫人随在节楼。这曾夫人复姓欧阳，是沧溟明经的女儿，牧云茂才的胞妹。曾总督本是家起畎亩，到得封翁才算入泮。曾夫人是个家妇，守着早、扫、考、宝、蔬、猪、鱼、书八个字的家训，终究不敢改变。什么叫做早、扫、考、宝呢？家中起身要早，屋子要扫，这是小学功夫；考是敬重祖考，丰洁祭祀，宝是惟善为宝，不宜作恶呢。什么叫做蔬、猪、鱼、书？种蔬是不论贫富的，可以佐餐饭，可以做小菜；有余食应该养猪，有余地应该养鱼，都是祭祀，供宾客的；然后说到藏书，便是“遗子籀金，何如一经”的意思。曾家男妇老幼世世相承。从前曾总督点翰林，官侍郎，曾夫人也不曾相将北上。后来带兵剿贼，东奔西走，哪里还顾得家眷。这时安庆大定，东南强半收复，曾夫人已年老了，带着媳妇来到安庆。那媳妇是刘霞仙中丞的女儿，跟着曾夫人助理内事。夜间姑娘还要纺纱，每人约定每日四两，署里打过二鼓才得休息。这日不知不觉到得三鼓以后还在那里纺车轧轧，曾总督固然就寝，劄刚公子亦早经入房，少夫人看得曾夫人未睡，也只好对着灯火勉强支持。曾夫人知道少夫人有点倦容，便道：“今夜晏

了，我却有个笑话说与你听，也好醒醒睡魔。记得有个老妇带着媳妇纺纱，纺到参横自落，还不肯息。儿子不敢得罪母亲，只向妻子怒詈说道：纺车聒耳，扰不成眠，再不停止，要来击碎了。妻子正待反唇，忽听阿翁在床上大呼道：吾儿可将尔母纺车一并击破才好。”少夫人听了自然展颜一笑。连曾总督也知道了，次日向各幕僚传述，合座无不喷饭。从此幕僚见着劬刚公子，都问他近日有否早睡。劬刚避不掉嘲笑，每对少夫人道：“母亲说的是无心，父亲述的亦是无心。这班人竟作为话柄，你是可笑不可笑？”少夫人道：“阿姑是有意的。前日晚我同阿姑纺到二鼓，将要收拾，阿翁对着阿姑道：‘你也好歇歇力了。如今不比得在家乡，纺下来的纱也没什么用。媳妇日间有事，应该让她去休憩休憩。’阿姑道：‘往常听见你说什么鲁国的敬姜呢，虽老犹绩；元朝佐贵的母亲呢，虽佐贵为相，也要日识匹绢。我倒不肯躲懒，你反来噜噜苏苏。明日要到三鼓呢！’迟日果然迟了一点。阿姑怕我芥蒂，所以寻出这段笑话来。阿翁也是有意传述出去的。倒是难为了你。”劬刚道：“听得父亲还叫人在那画图呢！”少夫人道：“阿翁也太高兴了。”

不到几日，曾总督果然携了一幅图来见夫人，问夫人象也不象。夫人看这卷端题着“节楼夜纺图”五字，图中姑媳两人都是家常便服，姑上媳下，摆着两辆纺车，几上一盏灯檠，小婢已倚壁而睡，窗帘上疏疏有些叶影，带着月光射进来。轻描淡写，真有点丘壑。后面便是小记道：

湘乡相国督江之岁，金陵犹窟穴豺虎，相国移安庆为建节地。安庆素脊弱，经兵燹屡蹂躏，民力益不支。相国自奉约，与民休息，民咸便之。会夫人欧阳氏挈其媳刘氏自故里来。夫人年五十矣，刘氏又贵家女，旌幢

羽葆，仪以炫赫，颐指气使，俾媼雁行列其分也。夫人服疏布，刘氏亦悉屏华饰。于中庭设纺车二，宵分则引绵为纱，无故不少辍。安庆官绅闻其风，亦相与不施脂粉，不御罗绮，而从事于纺绩。所谓一妇不织或受之寒，信欤！相国善其事，为图以补家乘，而嘱为之记。书此以质相国且慰夫人。

夫人道：“我是向来习劳的。这一幅变成有意标榜了。媳妇年纪轻，也是学点生活得好。做官是暂的，居家是久的。我绝不肯偷闲享福呢。”曾总督道：“昨日霞仙亲家有信来，说道屡被参劾，将要辞职回乡，研究学问。叫媳妇归宁一年半载，可以叙叙天伦的乐趣。我想纪泽秋间要回籍乡试，不妨带了媳妇同走。如其纪泽中式，他要北上会试，媳妇让她住在母家。纪泽若仍旧不中，叫他在乡下管理家务，掉了纪鸿夫妇来署罢。”曾夫人道：“媳妇有身呢。舟车劳顿是受不住的。湖南路途难行，不如叫纪泽北试，不中也好考荫了。你写信回复亲家，使他知道媳妇的喜信。我想亲家在陕西，骆中丞同他联络，虽则京里有什么风闻，我看还不能放他归去呢！”曾总督也说得不错，打点劄刚公子进京，又托人预备考荫。

这年是咸丰八年戊午。劄刚到了都中，住在湖南会馆，那些录遗、租寓、买考具、填卷头，这种琐事自然有人招呼。到得八月初六，顺天乡试正主考放了柏葰，副主考放了朱凤标、程庭桂等。劄刚三场完毕，到得放榜，未曾获隽，他自然去考荫了。偏是直隶盐山县，一榜中了兄弟三个。长的叫朱兆骅，次的叫朱兆骐，幼的叫朱兆骥；兆骅不过三十二，兆骥却只有十九岁。他家里九代秀才，从没有得过科第。此番三株并秀，名登金榜，都说是文章有价。其实这朱家的旧

例，大都父诏其子，兄勉其弟，并没有延师课读的事。那几本兔园的册子不是天崇便是国初，乾嘉以后的文章一概不准寓目。所以这几代老秀才弄得枯干格塞，一点没有发皇气象。这年兆骐娶了一个易州女子，父亲是中过乙榜的，姑夫娘舅也有进士，也有举人。那父亲郭姓，号叫竹樵，生平只有此女。幼年便教她学习八股，十四五岁成篇以后，真作得笔歌墨舞，磬澈铃圆，渐渐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可惜是女子，不能报名应试，辜负了这绝妙文章。后来竹樵病歿，这女子才嫁到朱家里。朱家里桥梓四人，终日捧着书本，你倡我和，着实用功。郭氏遇着兆骐进房，问他所读的总是金声、刘子壮、熊伯龙、方蔡如，近年的乡会闈墨一概没有梦见。郭氏道：“照你这样读下去，到了胡须雪白，依旧还是秀才，连岁科考要考三等的。你们每月的院课，熬油作火，通宵达旦，不曾见什么高标。下月你的名下我代你应一课罢。”果然郭氏替兆骐做了一篇文章，案发列取第二。朱老揭开卷子，知道不是兆骐手笔，便问他何处抄来。他说郭氏所为，朱老深不谓然，说道：“这种墨腔墨调，只好侥幸一时。我记得有人以墨卷为题，作文二比道：天地乃宇宙之乾坤，吾心实中怀之在抱。久矣。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。溯往事以追维，曷勿考记载而诵诗书之典籍。元后乃帝王之天子，苍生为百姓之黎元，庶矣哉！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。入时而用世，曷勿瞻黼座而登廊庙之朝廷。”这样庸恶陋劣，虽则句调圆熟，好算得代圣贤立言吗？你不要被她所误。”兆骐唯唯答应。

但是兆骐究竟同郭氏深居绣闼，难免要惹点风气，只是在朱老面前仍旧谨守旧法。恰好学使按临天津，四个人同去赴考，兆骅、兆骥都是二等，朱老还是三等，只有兆骐一等第三，补实廩堂，荣食天禄。朱老叫兆骐抄出文稿，兆骐硬

· 第五十三回 ·

茅店板桥凄凉题壁稿

荆天棘地仓猝寄夫书

上回说到朱氏三兄弟投宿旅馆，看那题壁的诗稿。这些诗稿大半都是闺阁口吻，或是仓皇避难，诵述流离；或是勉强从人，自伤憔悴。那大江南北，自从被洪杨一劫，真弄得城亡家破，凭你大家闺秀也杂着难妇队里。暮宿晨征。到得豫鲁间，捻匪横行，随处掳掠，这些妇女如同驱逐羊豕，蓬头跣足，惨不忍睹。好在几个匪首不通文墨，才敢在壁上横七竖八，写这几句说说苦况。东边壁上有钱塘难妇朱袁氏几首，都被灰尘掩着，零零碎碎，看得几联道：“羞君镜里三分瘦，愧作人前半点痴”；又道：“千里关山三寸管，半江风雨一番愁”；又道：“已破绣鞋经雨滑，半垂罗帕障风微”。这也是不胜幽怨了。只有对镜一绝算是完全，那诗道：

旧欢如梦事如尘，飘泊天涯抱病身。谁是与侬同下泪，
相怜只有镜中人。

下面写着时年廿四。还有武陵十五龄难女的三首。后面和作不少，也无从一一详记，只录其原作道：

生小盈盈翡翠中，那堪多难泣途穷。不禁弱质成囚系，
衣自阑珊首自蓬。垂垂绀发未瓜期，锦帐罗帏梦已

生辛苦了，去歇歇罢。”看看重阳节近，北京已定期放榜。先一日在贡院填写，照例有红绿出来，报喜的探听明白，不到张榜，尽知道了。盐山离北京不远，朱老这日摆了家宴在那里等报。第一个报到的是朱兆骥，中了九十七名。兆骥的妻子年纪最轻，大众同她恭喜，她羞得躲到房里去了。到得深夜，二百一十一名的朱兆骅才得报到。兆骅跪在郭氏面前行礼，慌得郭氏还礼不迭。朱老欣喜万状，说骥儿没有消息，这是对不住郭氏了。郭氏道：“郎君的闾作没有不售的，怕是元魁呢。”天色将近发白，外面一片打门声，递进一张朱条来写着：“第三名朱兆骥盐山县学优廪生。”朱老对着郭氏只是作揖，回顾报子道：“既是第三，为什么这样迟？”报子道：“填榜是第六名填起的。全榜填毕，才填五魁。这时各房书吏捧着斗大蜡烛，府尹大人同了主考大人拆弥封，对墨卷，叫本房填写条子。府尹大人标过朱，才发下来。唱一名填一名，填到解元，满堂的蜡烛有几百枝呢。榜亭抬出贡院，主考大人进城复命去了，我们飞马赶来。这时并不算迟呢！”朱老开销报钱转来，同三子商量刻朱卷的事，说道：“郭氏的功断不可没，但是他却上不来朱卷。”后来还是兆骥聪明，想到郭氏父亲身上。两个刻了太亲台郭竹樵夫子，一个刻了外舅郭竹樵夫子，总算报答郭氏。是晚便大登科，后小登科，连郭氏也不摆先生架子了。三子次早起来，预备到北京去谒师复试。此番不必朱氏俱往，只带一个仆人。投宿旅馆，那旅馆是南来北往征骖小驻的所在，两壁上浓浓淡淡写着不少字迹，也有诗，也有词，只是丛残剥蚀，零落不全。三子在饭后无聊，便沿壁一首一首的看去，其中着实有几首好诵的，正是：但惜情怀留点缀，漫将心事诉凄凉。

欲知后事，且听下文。

着头皮写了呈把朱老。朱老看罢说道：“奇了，奇了。我不来耽误你们了。”便叫兆骐去请郭氏出来，托她替三子改削八股。郭氏见了朱老道：“八股是取士的门径，然有‘寿世’的，有‘名世’的。阿翁读的天崇、国初是‘寿世’的。康熙一派，到了乾嘉改了；乾嘉一派到了道光又改了。如今虽则腐朽呆板，舍了这条路却没有一处可以进身，这便叫做“名世”。摹元得元，摹魁得魁，却有一丝不走的。阿翁要叫媳妇改削，大伯小叔都是一家，况且还有郎君。这事须要另辟一室，媳妇朝入暮出，次第授课，三兄弟按时到馆，该讲的便讲，该读的便读，一律住在馆里，长枕大被，风雨联床，也是弟兄的乐趣。媳妇应该改削，略不推诿。不识大伯小叔能否受这个拘束，伯母婶娘能否遵这个条件？读什么讲什么阿翁也不必过问。多则两年，少则一载，没有不得气而去的。”朱老道：“一切都好依你，究竟何日开馆，我当亲自来送。”郭氏择了吉日，朱老还对媳妇作了三个揖，命儿子在馆时候须叫先生。朱氏将天崇、国初的秘本严鐫密锁，检出几部墨选墨程来选了，令三人分读。古语道：若想二月杏花八月桂，不可忘三更灯火五更鸡。朱氏三兄弟受了郭氏的教，枯干的变做风华，格塞的变化圆润，在院课里面，已经振振有声。

到得乡试将届，驰赴北京，朱老恐怕三子荒疏，仍请郭氏同行。郭氏加以督读，一直临场始息。头场索阅文稿，郭氏一一首肯，说兆骐斟酌饱满，无懈可击，可望抡魁；兆骥笔锋犀利，不失前列；兆骅动合规矩，尽可中式。二三场经策妥洽，便同郭氏回转家中。朱老看了三子的文章，听了郭氏的期许，总觉半疑半信。三子谈起场中的苦况，说道：“连日鏖战，一无停顿。正要用着龙马精神、驴骡筋骨、螭螭呆气、橐驼毅力才好呢。”朱老笑了一笑，对着郭氏道：“先